

洛杉矶的家庭旅店

〔美〕夫英——著



FAMILY HOTEL
IN LOSANGELES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洛杉矶的家庭旅店

〔美〕
夫 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杉矶的家庭旅店 / (美) 夫英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404-8844-4

I. ①洛… II. ①夫…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7896 号

洛杉矶的家庭旅店

Luoshanji de Jiating Lv dian

作 者: 夫 英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刘雪琳

内文排版: 刘晓霞 谭 哲 杨群英 杨进宝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9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844-4

定 价: 49.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蓝海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 SD 国际机场候机大厅离入关处较远的一个角落里，这里的人比较少，显得安静一些。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人似的左顾右盼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脸上流露出些许期盼的神情。毕竟是要远涉重洋，离开故土。而且，这一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真的希望能有人为他送行，哪怕只有一个人向他挥一挥手或者对他说声再见什么的，也不枉他第一次踏出国门。可直到现在，在他顺利地办理完行李托运和登机牌等手续，接下来就可以去海关准备登机了，身边竟然还是没有一个人为他送行，这不免让他感到有些怅然和失落。在候机大厅播音员的提示下，人流开始向入关处涌去。蓝海向那个方向挪动了几步，停留了片刻，又转身走了回去。他就这样心神不宁地徘徊着，眼睛却一直盯着大门口陆陆续续走进来的人。

蓝海看上去三十多岁，虽然从相貌上看，他算是那种身高体壮、膀大腰圆的北方汉子式的帅酷类型，但神态却是一副落魄的样子。一件浅紫色带黑色条纹的棉绒衬衫散落在灰蓝色牛仔裤的外面，一头未加梳理的长发乱糟糟地斜挂在眉弓的上方，几乎挡住了他的眼睛。尽管他脚上穿着的那一双耐克旅游鞋好像已经擦拭过了，但那上面依然留有明显的抹不去的污痕。也许是这双鞋穿得太久了，鞋面上布满了

龟裂的痕迹。他手上拖着一个黑色的旅行箱，肩上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可能是背包外面的拉锁坏了，他便别出心裁地用几个带有笑脸图案的即时贴贴在拉锁的四周，然后又用尼龙绳把背包五花大绑地捆了个结结实实。虽然他不加修饰、邋遢粗犷的外表让人几乎想象不到他是一个即将走出国门的人，但从他那压抑着的焦躁的面孔和略显沉重却稳健的步子上看，他起码是一个斯文的或者是懂得斯文的人。

机场内巨大的LED(发光二极管)电子显示屏上显示着机场航班动态。蓝海一边看着从这里到温哥华的起降时间，一边还是禁不住地把头扭过去，向着显得有些空荡的大门处张望着。

这是蓝海第一次出国。从拿下签证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处在一种顾虑重重的不安之中。心，就好像被高高地悬在某一个他能看到却够不着的地方，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摔个粉碎的危险。如果不是家庭出现了一些状况，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走上出国这条路的。虽然他一直想离开家去一个新的环境里拼搏一番、奋斗一番，给自己晦暗的生活带来一些转机。但，这毕竟是离开自己的故土，离开自己的家。所谓的远涉重洋，背井离乡，抑或是漂洋过海，妻离子散，书里所形容的那种悲惨的离别就应该是此刻的这番情形吧。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风筝，在国内，不管他飘到哪里，飘出多远，都有一根线牵着，终归会有一个回落的地方。而一走出国门，被牵着的那根线就断了，不知道风筝会飘向哪里，落到何方。

加拿大并不是蓝海最终想要去的地方。他原本想去美国，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办成，只好委曲求全先去加拿大混一段时间，等待机会再往美国跑。他知道，从加拿大去美国困难重重，一个最简单也是最危险的办法就是偷渡。如果偷渡成功了，万事大吉；可一旦失败，那将前功尽弃，后果不堪设想。蓝海想，反正离开家他就是孤身

一人、无牵无挂了，偷渡不成大不了坐几天国外的大牢，然后被遣送回国。

蓝海不愿意待在加拿大并不是加拿大不好，也并不是加拿大没有一个他认识的朋友或者是在那里找工作、办身份都要比美国困难等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他听信了一个刚刚从美国洛杉矶回国的老同学的一番天花乱坠的鼓动。老同学绘声绘色地向他介绍了华人在洛杉矶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情况。告诉他，一个即使是懂外语、对美国的一些基本情况都不太了解的华人，到了洛杉矶也会如鱼得水，生存和赚钱基本上不会遇到什么障碍。而最吸引蓝海的就是，在洛杉矶华人聚集的地方，随处都可以找到安置和帮助新移民的那种家庭旅店。

蓝海害怕没有朋友的生活，害怕孤独，害怕一个人在国外孤军奋战。有了像老同学说的那种家庭旅店，有了落脚、吃饭和帮助他办事情的地方，就可以找到朋友，就不会有孤独和寂寞。家庭旅店这几个字听起来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所以从那时起，他就打定主意，不论费多少周折，冒多大的风险，就凭着洛杉矶的家庭旅店，他也要去美国。

乘客陆陆续续地入关，广播喇叭也在急切地催促着。

看来，他们是不会来机场送我了。蓝海这样想着，脸上闪过一丝伤感。他缓慢地移动着脚步，朝那个走进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的入关处走去。

前面有几个人在等着入关，蓝海站在那几个人的后面显得有些无精打采。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候机大厅右后方的大门方向，就像做最后诀别似的，大幅度地向后扭着头，脚步却向前机械地挪动着。直到眼睛里的那种带着一丝伤感的企盼渐渐地被一种近乎凄惻的绝望所取代，他才毅然地、有些装腔作势地转过身大踏步地走向入关处。

可是，正当他全神贯注地把口袋里的香烟、打火机、硬币等物品掏出来，放进那个过安检的盒子里，正准备走过那个随时都可能尖叫起来的安检门的时候，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温柔却有些沙哑的声音却从他的后面传来。先是女人的声音，紧接着便是一连串小孩子呼喊爸爸的声音。

蓝海转过头去，看到女人跑得有些跌跌撞撞的，怀里抱着的孩子也在张着两只小手大声地喊着爸爸。在距离蓝海四五步远的地方，女人已经精疲力竭了，好像实在是一步也跑不动了的样子停在那里喘着粗气：“堵车，在大厅里又走蒙了，差……差一点儿没赶上。”

“没赶上就别赶呗，反正也没什么牵连了。”蓝海笑了，一种如释重负的笑。

“这是什么话！”女人瞪了蓝海一眼，“儿子不是你的亲骨肉吗？”

“当然。”蓝海说，“现在只是暂时在你这儿托管一下。在国外安定下来后，我会想办法把儿子接过去，不会让孩子拖累你的。”

“越说越不像话了。”女人皱了皱眉淡淡地说，“别忘了，我也是他的亲妈。”

这个女人就是蓝海的妻子，起码现在还可以这样称呼。等他们正式结束这种夫妻关系的时候，或许蓝海在国外已经站稳了脚跟，说不定还能混出个人模狗样的，弄个绿卡什么的。

妻子毕竟是给了他一个还算是体面的离别。这一走，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他会想妻子怀里抱着的这个才不过四五岁的儿子，或许也会想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同他一起生活了多年的妻子。

“出国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走了，起码也应该跟好朋友或家里人打声招呼。”妻子说。

“我，不想……”蓝海没有继续说下去，或许他并不想多说些什么。

“可毕竟……”妻子也只说了一半的话，没有再说下去。她站在蓝海的对面，用一种略微有些怨恨的眼光看着他，这使蓝海隐隐地产生了一种愧疚的感觉。

为什么要愧疚呢？是因为自己不顾一切地离家出走吗？是因为抛下了她和年幼的孩子而独自一人漂泊海外吗？是因为他不念旧情，不念曾经的那些甜言蜜语、柔情蜜意，把一个丰韵犹存、正当年华的年轻女子弃之不顾而让她独守空房吗？不不！除了年幼的儿子，他蓝海不会对任何人存有一丝一毫的愧疚感，包括站在他对面的这个女人。她应该愧疚才对。如果不是她做出了那种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容忍的丑恶、龌龊的勾当，蓝海也不会走到今天这种沦落天涯的地步。尽管，他现在对面前的这个女人已经从最初的憎恶、仇恨，逐渐平复到了怜悯、同情、包容，但那种被羞辱、被践踏的感觉依然会让他对之前发生的一切耿耿于怀。

蓝海看了一下表，觉得时间还可以，便拿起那个原本要同他一起通过安检门的小筐走过去，在离妻子三四步远的地方站住，眼睛却看着别的地方。

妻子默默地站在他的对面，还是用那种他觉得很陌生、很不熟悉的眼光看着他，这让他有一种十分不舒服的感觉。毕竟要离开了，毕竟这么多年的夫妻。本来，他以为妻子不会来送他了，但她毕竟还是来了。

蓝海站在原地，还是和她保持着三四步的距离。他看到了从妻子眼里流出的泪，看到了她用手紧捂住嘴巴使自己不会哭出声来并克制着颤动的身体。他是一个很容易感情冲动的男人，他甚至突然想冲过去拥抱一下这个几乎从没有离开过他温暖体贴的怀抱、曾经在他的强有力的臂弯里肆意撒娇的温柔女人。然而，他还是抑制住了即将爆发

的冲动，依然冷漠地站在那里。想到即将到来的离去和前途未卜的未来，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使他突然紧张得有些不知所措起来。大厅里回荡着广播员呆板而单调的声音，似乎只有这声音才能把他从那种杂乱无章的伤感和悲切中解救出来。他看着妻子，看着妻子怀里抱着的儿子，然后把脸仰起来，对着候机大厅那好像是被诸多的梁架捆绑了的空荡荡的拱形棚顶，专注而茫然地注视着那上面某一个几乎是视而不见的角落。感觉，有泪从眼角向下流淌。他不想这样，尤其是当着面前的女人不想这样。他试图用几乎不被人察觉的速度抹去流下来的眼泪，但那泪还是源源不断往外涌着。他扔掉了手里拽着的手提箱，略带迟疑地向妻子那里挪了一步。妻子几乎就在他扔掉手提箱走过来的同时冲过来抱住他，把脸贴在他的胸前抽噎着。

妻子的这一举动似乎触动了他的某一根神经，他脸上立马显露出一种厌烦的表情。他推开了这个看起来有些可怜的女人，冲她笑了一下，然后抱起儿子扭过身去。

“爸爸，你不回来了吗？”儿子用两只小手捧着蓝海的脸色认真地问。

“怎么会？等你长大了，爸爸就回来接你。”

“那……我什么时候能长大呢？”

“能自己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呗。”

“那要等多久啊？”

“不会太久的。”蓝海转过身看着妻子，“大老远的，你还……真……真的来了。”

“毕竟……夫妻一场。”妻子苦笑了一下，埋下头去。

“以为见不到你们了。”

“我倒是无所谓，只是想让你再看一看孩子。”

“说得也是。”蓝海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抱着儿子，使劲地把脸贴在儿子的脸上。他感觉到，从儿子眼里流出的眼泪流到了他的脸上。他抹了抹脸，把儿子递给妻子：“别委屈了孩子。”

“出门在外的，你也……别委屈了自己。”妻子用一只手给蓝海整理着没展开的衣领，又被蓝海给推了过去。

“唉……惯了。”蓝海说，“谁知道到了国外会怎样。”

“家里又不是待不下，何苦非要跑到国外去受洋罪？”

“在国内没混好，出去试试。”

“怎么就没混好了？不愁吃不愁穿的，谁还不都是这样活着？”

蓝海皱了皱眉，扭过头去。“以前，算是我对不住你。就算我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为了我们也能有一个像他们一样富裕、阔绰的生活，你也不会相信。不过，你也应该理解。现在的人，不都是往高处走吗？”妻子满腹愧疚地说。

蓝海笑了：“你致富的方式倒是够玲珑的，恐怕你自己都不会想到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会弄巧成拙。都过去了，现在再说什么都没有实际意义了。你说，现在的人都是往高处走，我问你，我出国也是在往高处走吗？”

“现在，谁还稀罕出国这事儿。国外也不一定会好到哪儿去。”

蓝海说：“等把一切都安置好了，我就把儿子接过去。”

“儿子跟你我放心不下，即使过去了儿子也一定要跟着我。”

“跟你，我更是放心不下。”蓝海也斜着妻子，“谁知道后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

“我不会让他有后爹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妻子撩了一下挡在眼前的一缕头发，扬起头对他说，“希望你在国外混出个模样来。”

蓝海耸了耸肩说：“凭我现在的这种状态，想在国外混出个模样

很难。不过，拼了命也不会像和你在一起时那样窝囊了。”

妻子扑哧一声笑了：“我等着，等着你在外面吃不消了，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屁滚尿流地跑回来呢。”

“如果真是那样，蓝海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更无颜面对你的耻笑和轻视；如果真是那样，蓝海一定会自行了断。”

“别……别把话说得那么悲惨，我相信你能混出个模样出来。”妻子凑上去，把蓝海和儿子一起抱在怀里。

蓝海推开她向后退了两步，扬了一下手：“走了！”他果断地扭过头去。

乘客依然陆陆续续地进关，广播喇叭里依然在催促着。

蓝海往前走了两步又猛地回过身来，上前抱过儿子使劲地亲了亲，然后转身离去。

儿子在后面大声喊着：“爸爸……爸爸，等我长大了你就回来接我……”

妻子抹了一把泪大声喊着：“在国外熬不下去了就回来，我养你。保证有你吃的、住的地方。”

蓝海回过头来死死地看着妻子。她以为蓝海要和她说些什么，便凑了上去。

蓝海的表情有些狰狞起来。他把脑袋伸过去，几乎贴到了妻子的耳朵上，然后便恶狠狠地说：“如果不是选择出国，我一定会选择掐死你。”

二

美国，洛杉矶。

在洛杉矶郡东部 S 市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矗立着一幢土灰色的二层小楼，小楼正面门脸的周围已经从下到上长满了爬山虎。不知道是由于管理不善还是这房子建成的年代已经久远的缘故，整个建筑都显得有些老旧、颓败。那扇隐在被绿色植物包裹着的一个用粗木搭建的门廊后的古铜色大门，一部分的油漆已经脱落了，露出了木头的本色，其余的部分也斑驳得一塌糊涂。只是，那门上新近挂上的一块笔记本电脑一样大小的木牌子却赫然入目。那块被浅蓝色油漆漆过的牌子与老旧门面的色彩极不搭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东北安乐窝”几个红色大字。那些蔓延着的、攀爬在墙面上的植物，显得有气无力，除少部分叶子还稀稀落落地带着一点绿色之外，大部分叶子已经枯黄、凋萎了。攀爬到二楼窗顶的那些参差不齐的枝条也变成了一丛丛盘根错节、纵横交错的枯藤了。

这是一个家庭旅店，里面住的都是从国内刚刚来美国的新移民，大部分是北方人。应该说，住在这种家庭旅店的，都属于美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在美国拼命地打工赚钱，一小部分是想以后能在美国混个好日子过。还有一些人是想把钱捞足了，再回国去发展。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目标和企图，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为了

自己或者是家人将来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其实，想过好日子也并不是非要大老远地跑到美国来，国内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一天比一天好。只是这些甘愿来异国他乡吃苦受累的人都长着一颗不安分的心，以为美国就是像人们描绘的那种天堂的样子，因此抱着梦幻般的渴望，企图另辟蹊径，通过自己的努力，给自己或是家人创造出一种不一样的生活。然而，到了美国，进了家庭旅店，他们才知道，现实远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等待着他们的不只是单调而繁重的体力支出，还有那些不得不忍受的漫长的精神煎熬。

这个家庭旅店的老板姓郝，四十多岁的年龄。因为他脑袋大得已经超过了正常人的比例，加上脑袋上又没长头发，油光锃亮的，像个大头人似的，所以人们都叫他郝大脑袋。即使是一千个人站在一起你都能一眼认出他来。他的特点不光是脑袋又大又亮，长相也可称得上是奇葩里的奇葩。别看他脑袋大得惊人，眼睛却小得可怜，就好像一不小心被刀在脸上割了两个小口子，即使他努力地想把自己的眼睛睁大，给人的印象也仿佛总是在双眼微闭的状态下。唯一和他的脑袋相匹配的就是长在他那只又小又扁的鼻子下面的那张嘴。如果他把自己的嘴稍微地向两边咧一咧或者是在他抿嘴微笑的时候，两边的嘴角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和两边的耳朵根子挂上钩，就像是一弯弦月的两边挂上了两只肥嘟嘟的大耳朵。

郝大脑袋的这个家庭旅店已经开了很多年了，之所以取名叫东北安乐窝，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客人几乎都是北方人。当然，大部分也都是独自到美国来闯荡的已婚男女。

这是一个四房三浴的独立 house (住宅)，二层小楼，后院有游泳池和各种果树，有柠檬、芭乐、柑橘、桃子、枇杷果和火龙果等很多品种，果实熟了的时候可以随摘随吃。郝大脑袋也算是一个勤快人，他

把房子买下来后，又在后院盖了个单间。他把大房子租给客人们住，他和新媳妇沈佳红以及十几岁的儿子乔治将就着住在小屋里。郝大脑袋的前妻曼丽来美国不到两年便又找了个披着一脑袋灰色长发的印第安男人，跟人家跑了。那时，郝大脑袋还正处在创业阶段，在餐馆里洗盘子刷碗，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地操持着这个家。而他的前妻曼丽却是个过不得苦日子的女人，自从在教会里认识了那个印第安男人后，两人便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半公开的方式厮磨鬼混到了一起。起初，曼丽自以为攀上了一个富有而体面的老外，可谁知道那印第安人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光蛋，靠拿政府的补助过日子。也不知道为什么郝大脑袋的老婆就相中了那个印第安老男人。据说他父母有一笔可观的财产等着他去继承，是真是假也无从查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的那个印第安老男人过得极不幸福，那笔可观的财产也是没个踪影。看到郝大脑袋的小日子过得有模有样，他的那个一时糊涂的老婆倒是有了一些悔意，她几次来找郝大脑袋叙旧情、套近乎，试图鸳梦重温，但每次都遭到郝大脑袋的冷面拒绝。直到郝大脑袋又娶了沈佳红来美国，那个见利忘义的女人才打消了重新回到郝大脑袋身边的念头。

现在，已经到了冬天。这若是在国内的北方，已经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季节了。可是在洛杉矶，不管是什么季节，白天的天气却总是那么温暖甚至炎热。阳光明媚起来有些不厌其烦，成天在脑袋顶上火辣辣、热腾腾地晃来晃去，让人们更加渴望清凉。人们盼着隔三岔五地下点儿雨意思意思，却也总是事与愿违。有时，甚至几个月都见不到一滴雨点儿。

郝大脑袋推门走出来的时候正打着电话。他的极具北方人特点的洪亮嗓音惊得几只栖息在树上的鸟儿呼啦啦地飞走了。

“你说，那个人叫什么名儿？”郝大脑袋把手机夹在肩膀上，从口

袋里掏出烟点上。

“蓝海，是叫蓝海。听清楚了吗？”话筒里传出来的声音同样洪亮，“现在蓝海在加拿大，在温哥华的一家餐馆里打杂。最近正准备往美国偷渡，如果成功了，就去你的家庭旅店。”

“没问题。”郝大脑袋大大咧咧地说，“现在偷渡抓得挺紧的，让那小子小心点儿。”

“蓝海过去以后，和以前那些人一样，工作、身份、驾照什么的，该办的事情你都帮他搞定，该怎么收钱你自己掂量着。那小子讲究，也明白事理。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

“好了好了，我这儿正好还有两个空床位。蓝海这小子如果命大，能够顺利偷渡到美国，他的事就包在哥们儿这儿了。”

郝大脑袋放下手机的时候已经抽完了一支烟。他在门边的一个破木头墩子上坐了下来，又点上一支烟慢慢地吸着。他们家的大黄狗在他对面的栅栏边俯下身来，没精打采地看着他。

妻子沈佳红推门走出来，在郝大脑袋坐着的木墩子旁边挤个位置坐下。

沈佳红是一个没有任何人可以对她的美丽质疑的漂亮女人。她之所以能够下嫁这位年岁又大、长得又丑的郝大脑袋，自然有她自己的盘算。她刚从国内嫁过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为了身份、为了绿卡她把所有的委屈都憋在心里，对郝大脑袋笑脸相迎、百般殷勤。现在，她的美国绿卡已经顺顺利利地拿到了，到了她实施下一个计划的时候了。尽管看起来她的每一个想法都会或多或少地遭遇一些阻碍，但她是一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女人。

沈佳红坐到郝大脑袋的身边，妩媚地看着自己的丈夫问：“怎么，又要有人来了？”

“还没，人还在加拿大，想偷渡来美国。”

“哪那么容易！让人抓到，连加拿大都待不成了。”

“被抓到的的确不少。不过，还不是成功的多！”

“在加拿大待着不是一样吗？何苦非要冒险往美国跑呢？”

郝大脑袋笑了一下：“你知道个啥，在加拿大打工、赚钱、办身份、找工作，都比在美国差多了。”

“依我看，美国也没好到哪儿去。”沈佳红偷瞄了一下郝大脑袋，沉吟了片刻说，“跟你商量个事儿，怕你不准。”

“什么？”郝大脑袋歪过头看着妻子，“什么事我不都是宠着你？”

“我想出去找份工作。总在家待着，心里闷得慌。”沈佳红用手轻抚着胸口，嘟起嘴，妩媚地等着郝大脑袋答复。

“你呀，就是有福不会享。出去打工那么容易吗？累死累活不用说，光是老板的脸色就让你受不了。”

“亚当的女朋友已经说了，那老板很和气的。”

“哼！亚当的女朋友。”郝大脑袋皱了皱眉，“让你少跟莉莎她们来往，不三不四的，你就是不听。”

“出去找份工作，还不就是想为你减轻一些负担，贴补一下家里的开销，还不是为你着想！这么大个家，光靠几个住宿的，迟早会支持不住的。”

“哎呀呀，这就不用你瞎操心了。我不是还有那个生意吗？”

沈佳红瞪起眼来：“那是个什么勾当？如果让警察给抓到，你不但会被投进大牢，我们家也要倾家荡产了。我怎么办？你那个不求上进的儿子怎么办？”

“放心吧，我心里有个掂量。”郝大脑袋在妻子的脸上轻轻地掐了一下。

“那……我出去打工的事儿?”沈佳红站起来用近乎哀求的眼光看着他。

“唉……”郝大脑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再容我考虑考虑。”

“哼!”沈佳红一撇嘴、一扭身,进屋去了。

沈佳红是一个美丽、妩媚,也可以说是性感的女人,无论是皮肤、身材还是模样都可称得上是无可挑剔的。现在,她是郝大脑袋名正言顺的妻子,也是郝大脑袋身后的这栋欧式小洋楼的女主人。前几年,沈佳红还在国内的某一家私营企业当售货员,工作不顺心,感情不如意,几任前男友都给不了她想要的那种生活,于是, she 就把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网络上。她的目的很明确,上网就是为了寻求一次不一样的网上恋情,说不准就能由此改变她一生的命运。那时,她和郝大脑袋还是 QQ 上比较陌生的 Q 友,经过几个回合暧昧的、挑逗性的网聊,他们便开始了一段似是而非的网恋体验。当然,郝大脑袋并不像网上的那些花里胡哨的男人,他上网的目的和沈佳红也应该说是基本一致的。

沈佳红在 QQ 上和郝大脑袋聊天时说:“美国,天堂!我多想去你那里,多么羡慕美国天堂一样的生活啊。”

郝大脑袋回言道:“我可以帮助你实现来美国的梦想。要不要试一试?”

“好啊,什么条件?”

“做我的老婆。”

沈佳红发过去一个委屈的表情,然后问:“听说,为了得到美国绿卡,现在在美国假结婚可是比较盛行呢。让我和你在一起,是真老婆还是假妻子?”

“当然是真老婆。假结婚那是违法的事,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